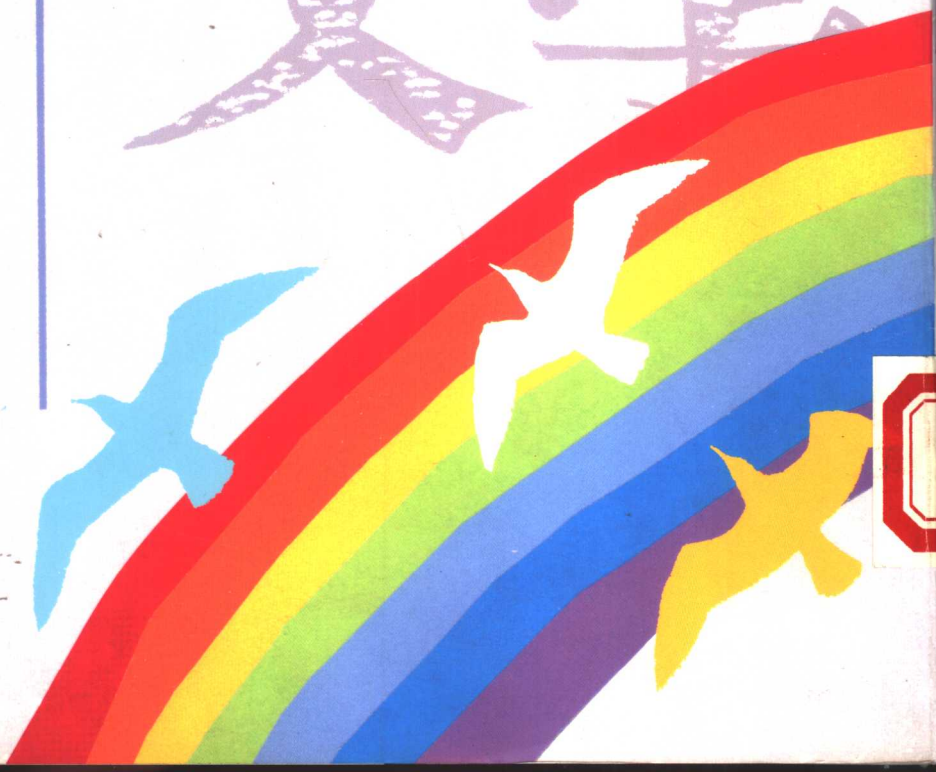


缺少了什麼

采詩 著

大川
文學



大川文學叢書 6

缺少了什麼

著 者：采詩

發行人：吳延環

出版者：大川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東側門）十二樓

郵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1-25號

電話：（02）394-3113～4・（02）394-3317～8

傳真：（02）394-0116

郵撥：1553051-4 大川出版社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02）240-5600・（02）240-5707

傳真：（02）240-9284

郵撥：0584488-9 三友圖書公司

排版者：冠芳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者：冠芳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

定 價：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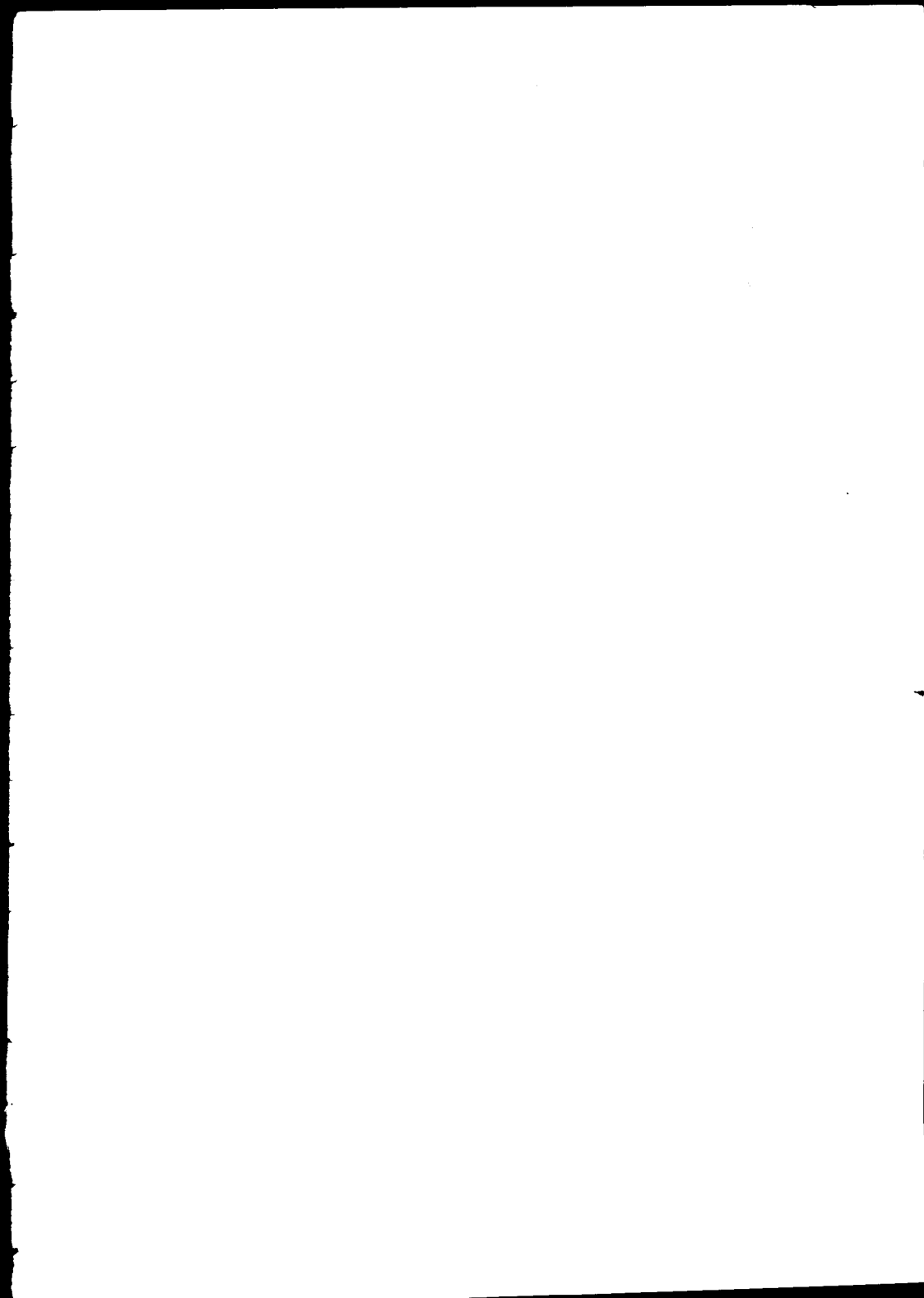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5178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8626-07-X

缺少了什麼

采詩 著



序

弄散文原不是我的本意。想不到學詩不成却成全了這些雜繪的文章；更想不到的是：約二十年前的我，在農村批判林彪批判孔老二，而二十年後的我竟寫出〈孔子及其後裔之命名〉的文章來。

我讀書較雜，不僅僅是職業的原因。一本野史筆記，有時竟同小說一樣，暢暢快快地一口氣讀完。《民國時期總書目》，我能一頁一頁地往下翻。《金瓶梅》裡常被刪掉的那些文字，我讀了一遍之後，竟釋之而再未拿起來，反倒是《中國古代房內考》《周代家庭形態》那些史實的理論論述，還能伴我晚眠。平生讀的最少的竟是小說。

現在我對散文的看法是，寫的平淡些，寫的家常點，莫做作，還是汪曾祺在《蒲橋集》裡所推崇的那些話。

收在集內的文章，大部分曾在大陸和臺灣發表過，當時因各種原因，發表時曾用過馮焉、歐陽風、司馬天心、小薊、萬瑞林、李小詩等筆名，現一併說明。

謝謝大川出版社印行本書，使這本集子得與臺灣讀者見面。

采
詩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於西安

目次

序	三
■ 散文詩	
空蕩蕩的漢江	一一
粉筆	一三
童年是雪花	一四
漢江，你指示著我的明天	一六
小小賀年片	一八
藍色的風箏	一九
夜的語言	二一
老繭	二三

貧血的風與月即圖騰	二五
鄧肯，我永遠的舞伴	三一
唯一的路	三三
失眠	三六
背簍・磨練	三八
缺少了什麼	四一
走近你	四三
準時的鴿子	四五
城市中永恒的距離	四七
夢之光澤	四九
也算蟬歌	五一
錢這東西	五三
寂寞已倔強地誕生	五五
給我的學生	五七
無題的黎明	六〇
春的眼睛	六二

漢江，贈我一枚鵝卵石	六四
癌，死神的最高獎賞	六六
給實習教師	六九
宴客	七一
誰來爲我命名	七五

■ 散文

阿達里	七九
脈韻	八四
秋思試筆	八六
辣	八九
最後的鍾情	九二
瀚華，我來找你	九五
雨中手札	一〇二
我最喜愛的詩	一〇五
遺憾的書櫃	一〇九

晦暝的指甲	一二二
錯鄂湖鳥島	一一六
搬遷	一一九
西安的小偷	一二一

■ 隨筆

現代姓氏無根可尋	一二五
相同的筆名	一二八
中日姓名異同	一三〇
誰來命名	一三二
取洋名	一三六
孔子及其後裔之命名	一三八
圖騰與人名	一四二
甘蠅張鬼靈有感	一四七
阿Q之Q	一五〇
唐長安城中的鬼市	一五六

下馬陵在何處·····	一五八
話說無憂樹·····	一六〇
錢鍾書也有記不清書名的時候·····	一六二
值得收藏的書·····	一六五

■ 論述

《第三級之行——藏北野生動物之謎》前言·····	一六九
破譯夜的語言密碼·····	一七三
賈平凹《空白》散論·····	一八一
當代大陸散文得失談·····	一九七



空蕩蕩的漢江

空蕩蕩的漢江依然美麗。

兩岸的油菜花笑得很精神，還有那麼多野桃花也開得很風雅。春風剛剛露出歡顏，就被善於自我表現的蜜蜂吻了一下。吻過之後又是何等景致？唯有江水珍藏著兩岸的風采，渲染著兩岸的風姿。

江水依然流呀流，岸上的人們依然行呀行。我卻覺得漢江很可憐；幾乎很久很久沒有一隻船從江上駛過，豈不可惜了一江春水！

難道江水不深，載不起戀人的深情？難道江水不清，沁不濕詩人吟誦的月光？難道鵝卵石不精緻，填不進棋手對弈的方城？難道江風不溫柔，吹不走黃昏後春意闌珊的憂愁？

然而，我並未徹悟；唯有空蕩而美麗，不沾惹人的韻味，才獨具大自然的馨香。

我苦口婆心地用高價買通一隻小船的一段水路，這船早已萎縮於江邊，任我縱它駛

入江中之後，我正是王維「漢江臨泛」中的「波瀾」；「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

一路江風，可曾把昨日的夢魘沖散？一江碧水，可曾把朦朧的焦慮蕩盡？一路花香，可曾開放在被春光遺忘的心扉？在搖櫓的興奮之餘，在獨立船頭的傲然之時，我沒有任何疑問可以向大自然發問，漢江也沒有任何過錯，可以由我去指責，我全心地交給了一江春水。只有這樣全身心地投入，偏執的小我才能被除去，而臻於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中去。

可是，傾囊買下的一段水路已到終點，人生時時面對的嚴肅主題：我們的岸。

此刻，如果我能永不上岸，長久地沉浸於與天地精神的往來之中，將會怎樣？

鍾情有時終歸鍾情。

岸，那是必須要上去的。並非我們不理解江水的古意斑駁、天地的浩浩之氣；並非我們不曉得，長江最鍾愛的女兒——漢江，終究要投入母親的懷抱；只是因為我們常常自命為：人乃是大自然的上帝。

成了上帝，無論在畫中還是在畫外，我們都是即興的一瞬。永恒的力量卻屬於漢江的神韻：無論有人無人有船無船有橋無橋進入她的風景裏，她依然美麗，而空蕩蕩的時候更美麗。

粉筆

小時候，奶奶曾給我講過一個故事。

人類最早的老師，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她從海上來，闖過了颶風，便居住在大海的沙灘上。她在那兒教人們讀書識字，她教呀教呀從不知疲倦。據說她認識的字兒，和沙灘的沙粒一樣多，一樣美。

歲月一年的年過去了，她也有了一根根白髮，一天黎明，太陽還未出來的時候，她脫落了一大把頭髮。她傷心地哭了三天三夜：感動了沙灘，感動了大海，感動了太陽。當太陽再次從海上升起時，每一根脫落的白髮，一見光亮，都驚奇地站起來，變成了一根根粉筆。

童年是雪花

童年像無憂無慮的雪花，像溫柔而恬靜的雪地，那是潔白而平靜的海。

童年是紅腫的手堆砌的雪人；是滑冰時無所畏懼的跟頭；是任意翱翔的輕盈的雪橇。

童年，誰都犯過數不清的錯誤，那仍是數不清的美麗的雪花。

童年像溫柔而熟睡了的雪，那正是黎明時的雪地，雪地上沒有一個踐踏的腳印。

當我竭盡全力地追憶童年的時候，童年的椿椿往事就像片片雪花撩撥著我的心，我自以為這成熟的手抓住了那些雪花，可是，伸開手來，唯有流淌的時間，在掌心伸展成幾條溝壑。

可愛的冬天，我自以為那是我的童年，我自那裏起步，最終又回歸到那裏。若此，春天就是我的青年，夏天就是我的成年。當我步入春天的時候，也許，那嫩綠的樹葉、沁香的花朵、飛舞的大雁，包圍而鼓動著我，無暇去思念什麼雪花，因為春與冬並不構

成美感距離。可是當我進入夏天，每時每刻都渴望著那些雪花，願她能解去今天的乾渴、疲勞；每時每刻都尋找著那些雪花，盼她給我以精神上的清涼、潔白，甚至在夢裏，也誤認為那天上的繁星，就是正在凝視我的雪花。